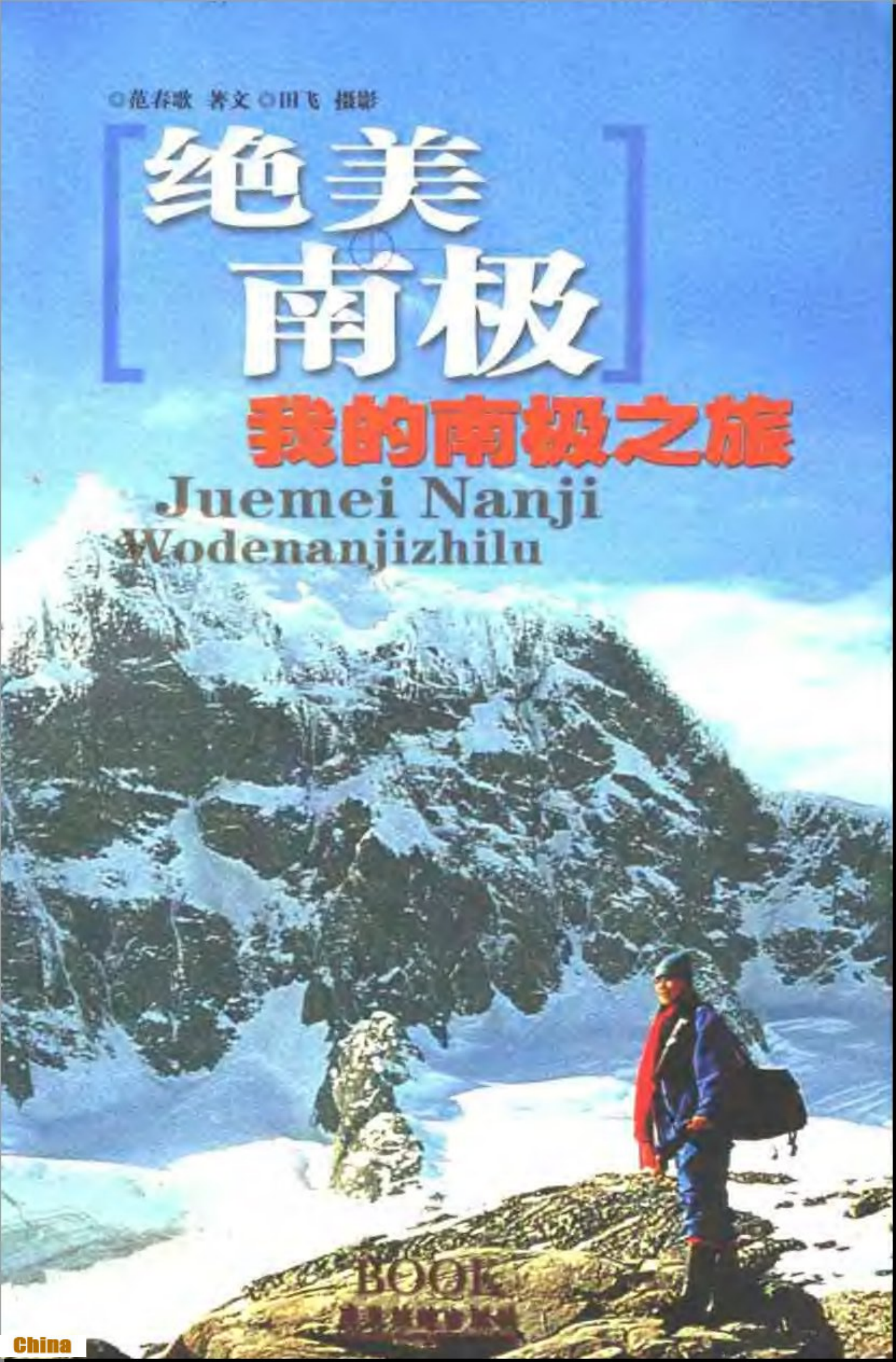


◎范春歌 著文 ◎田飞 摄影

绝美 南极

我的南极之旅

Juemei Nanji
Wodenanjizhilu



[绝美 南极]

我的南极之旅

Juemei Nanji
Wodenanjizhilu



ISBN 7-80653-319-2



9 787806 533192 >

责任编辑：张 鹤

责任挂编：刘振华

装帧设计：邓传志

ISBN 7-80653-319-2

1·24 定价：19.00元



绝美 南极

◎范春歌 著文 ◎田飞 摄影

我的南极之旅

Juemei Nanji
Wodenanjizhili

图书在版编目

绝美南极——我的南极之旅 / 范春歌 著；田飞 摄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3. 6

ISBN 7-80653-319-2

I. 绝 II. ①范... ②田... III. ①南极—探险②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N816.61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2167号

著 文：范春歌

摄 影：田 飞

范春歌

责任编辑：张 懿

美术设计：邓传志

责任技编：刘振华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510600

邮购地址：广州市合群一马路111号省图批116室

邮编：510100

联系电话：020-83791927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ravel-publishing.com)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88号)

960×1240毫米 32开 4.5印张 52千字

2005年 第2版第1次印刷

定价：19.00元



远方最美



目录

CONTENT

序

诱人走近的远方

出发——朝着地球的最南端 5

- 6 机会，突然而至
- 9 冬天，我要去南极
- 14 历险，飞机空中惊魂

远航——行驶在梦幻般的旅途 17

- 18 乌斯怀亚，世界最南的城市
- 22 考察船，飞向南极的翅膀
- 24 见面礼，发威的德雷克海峡
- 26 晕船，无法逃避的考验
- 30 等待，前方永远是蔚蓝
- 32 鲸鱼，与我们相伴而行
- 36 冰川，南极的迎客仪仗队
- 42 圣诞，无法征服的利马水道

45 到达——我踏上了南极的土地

- 46 做客，在企鹅和海豹的家园
- 58 英国科考站，遇到第一群南极人
- 64 智利科考站，与企鹅做伴的乐土
- 68 游泳，勇敢者的壮举
- 73 戴帽企鹅，神气的“小将官”
- 76 欺骗岛，火山灰烬下的往事

79 回乡——在中国长城站的日子

- 80 欢呼，我们来了
- 83 骄傲，在祖国的怀抱
- 88 漫步，一切都是新鲜的
- 91 今夜无眠，夜宿长城站
- 96 寻觅，暴风雪中不见海豹的影子
- 100 俄罗斯科考站，我们的好邻居

107 致敬——向探索者和守护者

- 108 怀念，斯科特与阿蒙森的故事
- 114 幸福，给南极命名的人们
- 120 驻守，天涯海角的苦与乐
- 126 思考，人类该不该涉足南极

131 告别——除了记忆不带走一滴海水

- 132 再见，回想一生的地方
- 136 新年，在南半球的夏季中来临

诱人走近的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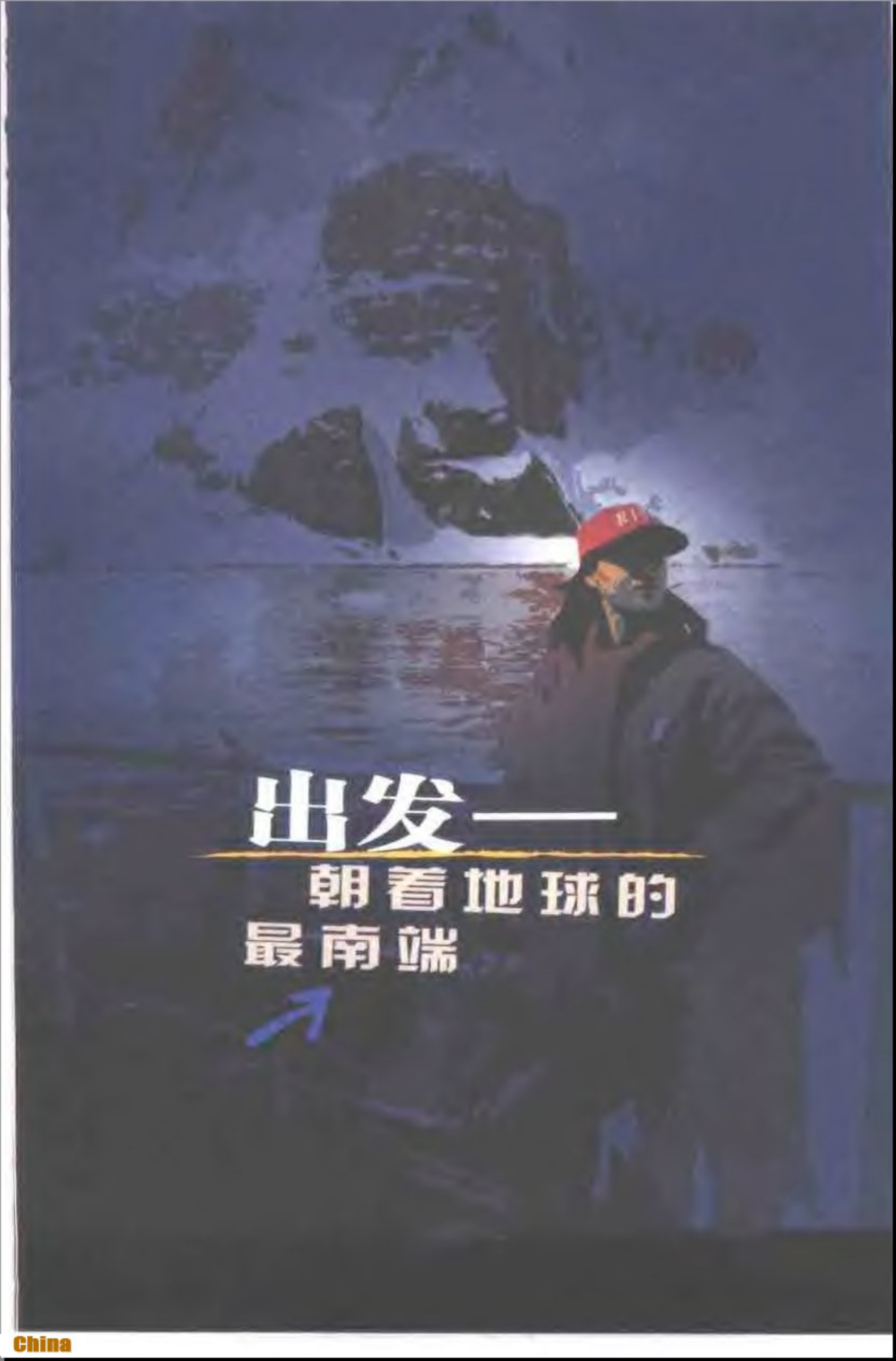
每当我用湿润的五指旋转蔚蓝色的地球仪，总能感到来自地球两端神秘的寒意——南极、北极。这两片被挂着亘古冰原的区域，仿佛嵌在这颗星球上的两顶王冠，散发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光芒，令人仰望，却诱人走近。

还是孩提的时候，在一本前苏联少儿读物上，我看到一个少女与七色花瓣的故事：那个得到上帝的承诺，揪下一片花瓣就能满足一个愿望的女孩，毫不犹豫地第一个花瓣投向冰雪茫茫的北极。可见去神奇的极地是地球上所有孩子的梦想，但是，和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一样，直到成年我们也只能用手指触摸地球仪上那片冰大陆，可那不过是那张纸的温度而已。

我们要感谢航天时代的来临，它使世界大大缩短了距离，飞向地球的任何一端，在某种程度上犹如转动地球仪那么容易，我认为，尤其是30多年前，当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丹与伙伴登上离地球40万公里的月球后，人类在地球表面所进行的一切跋涉，从距离上讲已经失去了远征的意义。

今天，去南极已不是一件无法企及的梦想，除了科学家，每年有很多不同职业的人从世界各地到南极领略它独特的魅力。我就是其中之一。

南极离我们很近。当然这是我去了南极后才悟到的道理。



出发——
朝着地球的
最南端



机会，突然而至

与远在天边的南极相比，
我以前堪称
“远行”的经历
都是那么不值一提。
一夜无眠，
不去欧洲，我要去南极

我要去南极

到南极的机会是猝然来临的。

在去南极之前，我已有过许多在别人眼里，也在我的前半生中堪称远行的经历。骑自行车穿越中国西部，三次赴西藏游历，只身沿中国万里陆疆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采访……我被不少媒体冠以“独行侠”的美名。其实我很清楚，把这些路程相加放在世界地图上，不过是一段小小的距离。

直到1998年，已经38岁的我也仅仅有过一次出境去泰国的经历。

所以当我接到中国记协的邀请，参加中国明星记者采访团去欧洲访问的时候，有种莫名的兴奋。就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有天晚上，接到我们城市另一家报纸的记者罗岚的电话，第一句话就问我想不想去南极？当时我正在看电视，脑子没有反应过来，就像有人突然问你想不想上火星一样。她在电话那头神秘地讲，机会来了。她说中国海洋局的南极考察办公室正组织一批记者去南极采访，很快就可启程。我一向认为这种机会几乎都是中央各大媒体记者的专利，素来与地方媒体无关，所以如同听到一个与地球无关的消息。罗岚笑道，这回我们湖北有戏。

原来，曾担任过中国南极科考站站长的鄂栋臣现任武汉地质大学的书记，这次他特地为湖北媒体争得四个指标。罗岚说她已报名，也自然想到我该去。罗岚还说她可以帮助我争取到一个名额，但是采访费要由各媒体自己担负。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即使自费也想去，因为机会太难得了。

罗岚告诉我，全部经费是**8万7千元**，我倒抽一口凉气，如果报社不出钱，我就要为这个梦想倾家荡产了。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找到报社总编辑老魏，告诉他我不去欧洲了。他睁大眼睛看着我。

在这之前有一年，我曾经为了去西藏而放弃了一次由政府出资组织的去东欧考察的机会，当时所有手续都已办好，有关部门已将我的名字打印在代表团的名单中传到国外去了，怎么也不同意我的撤出，还有人以为我的脑子出了问题。可我在这些事上就是一根筋不能拐弯，后来只好临时换了别的记者出国。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放弃这样的美事，别人只会认为你脑子出了问题。于是这件事后来被传成“范春歌不愿去东欧，是因为怕那里打仗”。

而因为我的出格，其实我那次最终也没能去成西藏。

我对老总说，我要去南极。本来去欧洲的几万元费用也由报社出，而且去欧洲的人多得犹如赶庙会，报社不如加点钱让我去南极，不仅能发回读者感兴趣的报道，我还会把报社的社旗插到那片白色大陆去。老总沉吟片刻后同意了，只是提出还需经分管我的副总批准。



走出总编辑办公室时，我真真快乐疯了。

走出报社大门的那一刻，我简直喜极而泣。

真怀疑这一切真似一场梦

我用手接了一片雪花送进嘴里，凉滋滋的。天哪，真真切切的事实

但按照组织程序我还要过一过坎，那试是要打得那位副总的面子，而那位副总因心脏病是夜去医院急诊，住院前因为工作上的分歧，我还不分场合地跟人家吵了一架。在报社十多年从未有过到医院探望领导的经历。为了去问候，我提了一袋橙子忐忑不安地到了医院，觉得自己挺理亏的，当我一边将水果放在病床上一边向他汇报此事时，脸色恐怕像苹果般红，人家倒挺开明，爽快地同意了。



冬天， 我要去南极

北半球的冬天，
正是南极的夏天，
幸福的我，
向南飞，
向南飞

准备行装的那些天，听说我将去南极的人都会不由打个寒噤。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要选择冬天去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还以为特地去向南极的寒冷挑战的。其实稍有地理常识的人就知道，与我们居住的北半球恰恰相反，我们的冬季是南极的夏季，科考队员都是选择这个季节出发去南极的。

12月的一天，来自国内6家新闻媒体的15名记者在北京集中，我们聚集在国家海洋局南极考察办公室，每个人领取了一套桔红和蔚蓝色相间的羽绒服。这种夺目的色彩设计，是为了便于在白皑皑的冰原上辨认目标。每个人还领到一双防雪长筒胶靴，我拎起这双笨重的胶鞋暗暗叫苦，怀疑它究竟能发挥什么功能。还让我们两位女记者头疼的是，领到的胶鞋都是40码，脚在里面打晃晃。南极办的同志解释说，因为去南极的女性太稀少，所以都是按男性规格做的。出发前，我母亲特意为我织了一双厚厚的羊毛袜，我将这双袜子穿上后，大鞋码对我才不显得太宽阔。

世界各国的南极科考队去南极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乘船或乘飞机。据我了解，我国从1984年开始组织了13批南极科考队，也是分别采用这两种方式的。比我们早出发一个月的第十五批长城站队员，有的是从青岛乘船驶往南极，有的是乘飞机飞到智利然后再借助智利的飞机抵达长城站所在地的，那个岛上有一座智利机场。考虑到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批记者被安排经空路前往南极。



我们的线路是 中国北京—美国纽约—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乌斯怀亚
然后从乌斯怀亚这个阿根廷也是地球最南端的城市
搭乘俄罗斯的一条破冰船驶往**南极长城站**

就在我通过北京机场出境检查时，突然接到朋友打来的手机：“今天早晨，美国和伊拉克打起来，伊拉克向美国开炮了。”我淡然一笑，将手机放回衣袋。伊拉克似乎还不具备将导弹发射到美国的能力吧。

万万没想到两天后，就在美国经历了类似导弹的恐惧。

在美国转机转机的空暇中，领队带大家匆匆参观纽约市。你想想，一群满怀激情要奔赴南极的人，怎么会对美国摩天大楼有兴趣，也没料到美国的冬天那么令人难以忍受，我们都缩在有空调设备的车内不愿出来，请来的导游生气了：“还没去南极呢，就冻成这副模样！”大家嘟囔：“除了我们吧，谁敢进南极，在那里冻死了也值！”



我不愿在美国逛大街，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服装由美方在中国的百事可乐公司赞助。我们的羽绒服背后都印着百事可乐的标记，带着这么个印记在大街上走，常有美国人误以为我们这群中国人是这家公司推销员之类的。我觉得挺别扭，心想，早知这副打扮，就是自己掏钱也把服装费给付了。见到美国人的眼光，我索性将百事可乐公司赞助的羽绒服脱掉了，在美国一直穿着自己从国内带来的一件黑羽绒服，那是我们自己生产的，穿上还挺酷。到南极后为安全起见，再穿他们那件也不迟，再说，企鹅们也认不得背上印的这些字母。



终于登上了从纽约飞往阿根廷的班机。在上飞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和我们同去南极的还有一群人，除几位香港人外，大部分是台湾人，而且有好几位老年人，带队的是一位练美的台湾人刘先生。我好奇地询问他们团队的身份，结果令我吃惊，他们是由一家旅行杂志社组织去南极探险旅游的。这不能不令人有几分沮丧，和他们同路，使我们洋溢的“征服南极”的豪情大打折扣。也是在那一刻我才了解到，其实大多数人都可能有机会去南极，只要你出得起路费就行。由于大陆去南极的机遇难得，再加上去过南极的人写的大大小小的文章，让人们感觉能登上南极大陆如同攀上珠穆朗玛峰似的成为惊世壮举。



我踏上了南极的土地
YU ANYANGZUIDI

